



容子的祝福

### 容子的祝福

許定銘

一九六〇年代初我熱愛台灣的現代詩，那時候已知道女詩人容子（一九二八—），並讀過她的詩集《七月》（台北藍星詩社，一九六二）和《容子詩抄》（台北藍星詩社，一九六五）。但，現在給大家看的書影《昨夜的祝福》詩集，作者是「陳容子」，決不是台灣的那位女詩人「容子」。

《昨夜的祝福》（廣州文海出版社，一九四七）是盧森主編「文海詩叢」之一，僅八十八頁，收「不常悲哀的悲哀」、「夏季的想念」、「我為什麼不回來」、「風暴的夜」、「風雨」、「碑之歌」……等詩作二十三首，從這些詩中知道陳容子是個多愁善感的年輕婦人，作為書名的《昨夜的祝福》，選取虹燈色彩鮮艷的酒杯，與愁緒紛擾的流浪者作出強烈的對比，用如虹說「人世間還有樂土的話／而你們的樂土／也只好向冥冥中追尋／如果說西天就是樂土／我祝禱你們早點／脫離了那受苦的軀殼」。

大灰、大悲觀了！

陳容子是響應抗戰的南洋歸僑，是詩人李滿紅的朋友，書中有一九四一年秋寫於韶關的詩《悼李滿紅》。戰後陳容子不想回國，是盧森主編《文海詩叢》的基本作者，盧森還為他編過一本散文集《寫在月落的窗下》，不知有沒有出版？

### 容子的祝福

許定銘

一九六〇年代初我熱愛台灣的現代詩，那時候已知道女詩人容子（一九二八—），並讀過她的詩集《七月》（台北藍星詩社，一九六二）和《容子詩抄》（台北藍星詩社，一九六五）。但，現在給大家看的書影《昨夜的祝福》詩集，作者是「陳容子」，決不是台灣的那位女詩人「容子」。

《昨夜的祝福》（廣州文海出版社，一九四七）是盧森主編「文海詩叢」之一，僅八十八頁，收「不常悲哀的悲哀」、「夏季的想念」、「我為什麼不回來」、「風暴的夜」、「風雨」、「碑之歌」……等詩作二十三首，從這些詩中知道陳容子是個多愁善感的年輕婦人，作為書名的《昨夜的祝福》，選取虹燈色彩鮮艷的酒杯，與愁緒紛擾的流浪者作出強烈的對比，用如虹說「人世間還有樂土的話／而你們的樂土／也只好向冥冥中追尋／如果說西天就是樂土／我祝禱你們早點／脫離了那受苦的軀殼」。

大灰、大悲觀了！

陳容子是響應抗戰的南洋歸僑，是詩人李滿紅的朋友，書中有一九四一年秋寫於韶關的詩《悼李滿紅》。戰後陳容子不想回國，是盧森主編《文海詩叢》的基本作者，盧森還為他編過一本散文集《寫在月落的窗下》，不知有沒有出版？

### 「恩來精神」不朽

曾敏之

遠從北京傳來一個令人感動的口號：「恩來精神」，這是《青年報》十月八日刊登的。《青年報》說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從北京各地都湧現了「恩來班」，千萬大學生及小學兒童都懂得「恩來精神」，天津的南開學校以「恩來精神」為作南開的形象代表。

《青年報》提問：為什麼從夏天大地、廟宇高堂到市井坊間，人們不僅從文字紀錄，傳記書寫中了解周恩來的，而是從中國到全世界，芸芸衆生的口碑中仰慕周恩來精神的具體範例：「為人正直坦蕩，一生儉樸勤勞，為官清廉，對國家勇於擔當，對知識分子尊重了二十世紀的人格尊嚴」。

當時代尊進了一個人，人格尊嚴：「四十年，不論歲月怎樣流逝，都流不走周恩來精神，也不會形成全國人民對他有代溝的隔膜，而是歷久感佩彌深。」

有一位梁衡先生因崇拜周恩來，研究了周恩來一生有六個特點：

死不留友 生而無後  
官而不爭 愛而不私  
勞而無怨 去而不留

梁衡作的是理性的體現，而著名的《水龍吟》哀悼周恩來傳誦於世。

「昨宵海嶽都驚，雲千丈長松倒！當胸紅炬，當年同畫，山河果果，一代偉人，千秋公論，六洲此老。記西冷高會燈燈夢境，運制淡，溫言笑。百萬連高峯，任長風掃。」

夏承焘的《水龍吟》反映了周恩來不幸逝世之時學國兩側，揮淚送靈的場景。著名詩人李瑛更以長詩描繪「周恩來精神」具有永垂不朽的形象，而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更是輓聯、花圈、詩詞遍獻於周恩來遺像之前。我也曾以悼詩「律遠贊京華，向周恩來總理揮淚傾訴」。

風風雨雨風清明，萬明難消雪涕情。  
羨羨花環雲夢寐，滔滔逝水吊英靈。  
安危久繫開天下，榮辱何曾計自身。  
正是蒼生望霖雨，東山無術起斯人。

如今，《青年報》當中國共產黨正舉行十八次全黨代表會議之期，隆重報道了「恩來精神」，可說具有特別意義。

「周恩來精神」不朽，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發出警語：「英國人寧可失去整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而「周恩來精神」是現實，是代表中國的經典，是絕不能失去的！

### 東西走廊

ABC

楊繼良

這裡，起頭的是三個英語字母，代表的是出生在美國的華裔（America Born Chinese）。這個人群在改革開放後不斷增加，年齡段也慢慢擴大。開放以後第一撥於八十年代中期到美國留學的中國人，如果在九十年代初結婚生子，孩子們已陸續從大學畢業，在出國前已經懷孕，襁褓中或孩童年齡時帶出來的，則已經工作多年。這些孩子都已融入美國社會，和他們的父母有很大差別，這和家庭教育和影響很有關係。一是重視教育，學習成績一般比老外強，待人接物（尤其是對待長者）比較有禮貌。當然也有受外界影響而變壞了的。

在我周圍的朋友和親戚中，有個孩子進了大學，在外面整天玩、不去上課；四年過去，畢不了業，反而借了幾十萬美元助學貸款，幾乎要使父母破產。與此對比，有個我們看着長大的女孩，申請到長春藤學校的獎學金，現在讀完醫科，結婚時我們稍為表示了一下，她婚後寄來婚照，附了一個手寫的短箋，這在美國是非常有禮貌了。

還有更出色的。一位新加坡華裔嫁了個澳洲籍、在這裡一所大學任教的，生了個「三胞胎」。孩子們念高中時，我們被邀在他們家中晚餐。使我們吃驚的是，這三個孩子居然有具體的分工，有招待開門迎賓、送客關門、幫助脫穿衣帽的，也有幫助做哪道菜的。更讓我們「跌破眼鏡」的是，對我們四個「客人」，居然分別由三個孩子「一頂一」包幹負責，包括端茶、在餐桌前幫助把椅子移出來等。「大人們」開始交談，孩子立即退出。這在父母都是華人的家庭（甚至在國內）中，我們也從未見過。另外有一位從北京來、嫁給老外的，她的長子特別有禮貌，在「派對」場合遇到時，居然刻意找到我這個老頭子談話，免得我感到寂寞。

有一位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台灣「外省人」，嫁了個白人飛行員，他們的那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女孩，更使老伴和我感到驚訝。這個孩子愛好烹飪，他們家舉行一個小「派對」，桌上從茶餚到點心，都是她做的。孩子日常生活當然都用英語，但媽媽也教她中文。我們多次去她家，只要孩子沒有去上學，總是會特地到客廳裡和我們談話，努力使我們沒有一點點被冷落之感。老伴和我都十分感動，回家談論及此，嘖嘖不絕。這也是我們在國內許多親友中，很少見過的。

最近，我們幾家走得比較多的華人，一起在外面吃飯，這個女孩也來了。席間，知道她將去夏威夷大學攻讀碩士，主修「中國研究（China Study）」。

我們說她前途無限，將來可以成為現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式的人物。這雖然只是笑談，但仔細想想，也未必不可能。為了進修中文，這個女孩去年特地去台灣，住外祖母家半年。我在這裡的華人親友，當孩子小的時候，也教他們中文，但只限於說、聽日常用語。待上小學後，和洋孩子混在一起，便不願意再講中文，和中文漸行漸遠了。倒是見過白人青年，眼光比較遠，苦學中文，後來到北京去進修。

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開始重視我們這個國家，奧巴馬說近年內要送十萬青年到中國學漢語。當前，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遠比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為多。ABC中也有去中國的，但只是擔任「外教」給學生上口語課而已，沒有能起雙向溝通的作用。事實上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確實大差，報紙上往往憑他們的想像，猜度中國發生了什麼事的報道。這些記者看來也都懂一點中文，但洋人是很難從「骨子裡」了解中國的。這就是我們這些來美國二十多年的，實際上對美國仍然還是無知一樣。希望下一代在維持華人好傳統的同時，逐漸地多出一些這個女孩那樣的ABC，進一步發揮自己的優勢，在中、美之間，起到雙向溝通的好作用。

### 我的香港同事

陳旻

代表來南京參加祭奠活動的。我抱怨他通知我們，至少也應該讓我們盡個地主之誼。我問他：「你怎麼不早說？每逢清明節，我們去雨花台替你給外公獻束花、鞠個躬，總比你來南京要方便。往後，我們就代你去祭奠了。」趙鑫連聲致謝。我感嘆：「這還用謝？你外公用生命換來的幸福生活你沒感覺到，我們可是正在享受着。」

報館裡有許多如趙鑫這般工作一絲不苟，卻不願給別人添絲毫麻煩的港人同事。編輯部的收稿編輯王少昊亦是如此。認識王少昊同樣是先聞其聲。王少昊的聲音溫和而果斷。我們當日的新聞稿件送至編輯部郵箱後，都是由王少昊負責收取分送給編輯。他常常根據當日稿件「菜單」，對還沒有發去的稿件鏗而不捨頻頻電話「追稿」。即便是「追稿」，他亦不會顯得焦躁，總是那麼彬彬有禮。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南京發生疑似人禽流感患者感染事件，當時，南京官方嚴密封鎖消息。我通過多方努力，在九日晚九點多，託朋友輾轉找到了當事人的親戚，終於了解到事發經過和原因。知道編輯在等稿，我爭分奪秒地寫着。期間，王少昊一編又一遍打來電話，詢問進度。接近十點半，他收到稿後立即回電確認主稿與配稿的篇數。他那份對工作的認真、細緻與執著令我印象深刻。

二〇〇五年四月，我受聘於大公報，在內地辦事處工作，與諸多報館總部香港同事的相處是從「不見其人，先聞其聲」開始的，因與發行部聯繫最為密切，趙鑫便是最早在電話中認識的同事之一。在我的感覺中，電話裡的趙鑫，開朗、幹練，既有求必應，又堅持原則。有時候，我們需要臨時加印次日的報紙，即便是下班以後找到他，他總是爽快地說「行！」不忘叮囑我第二天記得補發傳真。偶然，他們發錯報紙，我打電話過去追問，他總是連連致歉，用最快的時間彌補，從來不找理由推脫責任。實際上，因為發行部與編輯部不在同一樓層，迄今我也沒見過趙鑫本人，而七年多的電話往來，卻如同老熟人。

十月三十一日當日，我因購買報紙事宜聯繫趙鑫。說完事情後，他說：「謝謝你們辦事處小單，幫我去雨花台區政府取了光碟，又幫我快遞。」這事，我動小單跟我說過，她提到趙鑫堅持要付快遞費用，我還奇怪趙鑫怎麼會與南京有瓜葛。我於是接他的話問他與南京有何干係？他說：「我外公就埋在雨花台。」我說，我從小學一年級起，每到清明學校都帶我們去雨花台憑吊先烈，低頭默哀，目睹已變褐色的血跡斑斑的烈士血衣，回回都寫了作文，但真不清楚的到底是誰。細加了解，原來趙鑫的外公蔡壽民是中共的元老級人物，一九二六年八月擔任湖南全省總工會組織部長。一九二八年初，他被派往江蘇泰興，以泰興報社工作為掩護，從事地下黨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叛徒出賣，蔡壽民被南京憲兵衛戍司令部便衣密捕，一九三四年五月，犧牲於南京。趙鑫告訴我，他的外公原來是綢緞莊主，他將家裡所有的錢都拿給共產黨，他的媽媽原來因為家中殷實，私塾老師都是上門授課的，外公犧牲後，家中一貧如洗，外婆帶着全家逃亡。趙鑫說，他今年是應雨花台區邀請作為烈屬

### 我的香港同事

李向東、謝立、趙汝慶、潘江鯤

賀鵬飛攝

我接觸到的報館裡的港人同事真實、務實，不善花言巧語，也無縝密機心，彼此溝通起來簡單直接。自從進大公報以來，在我打交道的編輯部同事裡，要聞部主任李向東網絡在線時間最長，每到深夜，MSN上，只有李向東的頭像孤獨地亮着。二〇〇五年，連戰首次訪大陸，剛入大公報的我在採訪上毫無經驗，每天把自己掌握的素材在線上全部告訴李向東，然後經他向上級匯報、商量，再具體篩選然後反饋回來，因方向明確，工作效率極高。有時候，辛苦採訪來的稿件沒有被採用，我也會滿腹委屈地向他抱怨，而他則會極有耐心地從新聞的香港視角詳細解釋不採用的理由，每次都是以我被他說服而告終。這些年來，不知不覺中，與鍾瑞麟、李向東、梁敬唐、方展傑、詹勝等編輯部的港人同事一道，互相配合，用我們的報道將連戰、宋楚瑜、郁慕明訪問大陸、陳江會等諸多重大新聞事件作歷史定格。

報社的副刊編輯們更是我的良師益友，對我的幫助亦沒齒難忘。有的編輯在大公報副刊工作了二、三十年，以自身堅實的文學根基和獨到的審美情趣，將副刊編得清逸溫馨、靈動醇和，令副刊始終成為海內外讀者最青睞的版面之一。前兩年，在察覺到我的散文寫作過於沉湎個人感覺時，一位編輯在msn上一聲「斷喝」，告訴我文章是寫給讀者看的，要關注「普世價值」，更要注意讀者的感受。雖然當時彼此是在網絡上交流，但我還是臉一下子紅了，自此開始思考和調整自己的寫作。

今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大公報一百一十周年報慶酒會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我與港人同事在印有舊日歷史版面展板前合影。大家都說「下一個十年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一瞬間，心頭竟有傷感瀰漫。駐足回眸，發現在大公報工作的那段時光裡，與港人同事彼此真誠相處的點點滴滴所匯成的光陰記憶，正逐漸成為自己人生經歷中最為珍貴的收藏。

### 白居易喝酒重情

真如

白居易少年時代在安徽淮北的符離先後住了二十多年，這裡盛產的小麥、高粱等五穀雜糧是釀酒的絕好原料，釀出的酒也是中原地區最好的酒之一。淮北民風強悍，尤其有符離集燒雞佐酒，因此這裡的漢子酒風酒品酒量都應該是少有匹敵的。白居易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愛喝酒、會喝酒、能喝酒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傳說他青少年在符離居住期間就自己釀造過被鄉人讚不絕口的美酒佳釀。他的酒詩寫得少，他應該是個能喝酒但絕不沉湎於酒的大詩人。

白居易少年時代充滿幻想和浪漫，即使飲酒恐怕不會太多。但到他被貶江州，做他的江州司馬的時候，他正處於人生的低谷，平定藩亂他無能為力，飛黃騰達又與他無緣，剩下來能做的惟有與友人賭酒，一消愁悶。如果說，白居易先前的也許並不大量喝酒，遭此大貶後才漸漸離不開酒卻是完全可能的。

白居易很愛好圍棋。翻翻他的詩作，能找到「圍棋」字眼的多達數十首。他是個大有意趣的詩人：寒夜深深，爐火隱隱，一局錦囊，一杯在手，通宵鏖戰，其味無窮。他的飲酒，也是醉翁之意，重在品，重在情，重在對人世間的醉眼相看。白居易的酒是和棋連在一起的。要說酒文化，白居易應該是最早的酒文化的創始人之一。

### 張季鸞先生的身後事

李賦英

張季鸞的墓園位於西安南郊長安縣草廠村，佔地四十餘畝，碑文遍布，樹木成林，莊重典雅，埋葬着一位卓越的、國人無限敬仰的報界宗師。

安葬舅父那年我三歲。此後，每年清明，母親都會帶着我們的家人，僱一輛馬車，出西安南門向東，走三兩個小時到草廠村給舅父上墳，年年如此，如此年年。直到解放後幾年，馬車消失了，公共汽車還沒有通到那裡，再加上政治原因，我家給舅父上墳的傳統被迫中止，這時，我已經上大學了。

「文革」時，張季鸞的陵園遭到徹底破壞，所有建築物都沒有了，樹木被砍光了，只剩下半個墳頭湮沒在荒草之中。以後兩岸互通來往，時常來港澳、台灣和海外的張季鸞的故舊兩行熱淚，悵然離去。

張士基人在香港，與台灣常有交往，一次他情急為能不急！一九九九年，我接獲張士基基友電話，他說：「表妹，拜託你一件事，哲子給了一萬元港幣，修墳用的；我和哲子都不可能來西安主持這件事，請你給辦行嗎？」我主持了這件事，請你給辦，修路建橋蓋樓，修個墳不在話下，就答應了。

我首先去找草廠鎮政府，說明張季鸞的陵園有地四十畝，地契由我母親保管，「文革」中抄家被毀，雖然現在拿不出證據，但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我們錢不多，要求也低，先用一畝地，把墳頭恢復起來，給一個憑吊的地方，恢復得同意。工匠那兩年，當地竹園村人，從小在張家中玩耍，卻不了解張季鸞，向我索要介紹資料。我給他了一本張季鸞的《張季鸞先生紀念文集》，那師傅讀後肅然起敬，幹活十分敬業。他說：「原來的墳用泥漿土包了墳頭，當地懂風水的人說，從南邊秦嶺山上看過來是一坨白土，這就破了風水，過來是一坨白土，這就破了風水，過來是一坨白土，這就破了風水。想起不幸的表哥張士基，我採納了這個意見。」

自從張季鸞的墳修得以後，每年來此憑吊緬懷的海內外新聞界人士、青年學子絡繹不絕。不論何朝何代、何種體制，張季鸞永遠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楷模，張先生的精神人格和學術思想，永遠被人們緬懷和景仰。

舅父的墳塋修好後，張士基因經濟、身體等多種原因，始終沒能回西安看上一眼。二〇〇七年，在鬱悶中去世，享年七十歲。近來，他的二女兒兒哲文從德國回來，因抑鬱症失去工作能力的，在上海由母親照料。最讓人心揪心的，是士基基哥在上海的小兒子哲明，五十歲了，因買不起上海的房，直到現在結不了婚。

現在的我，不是也和當年的媽媽一樣，在為張家後繼無人而操碎了心呢？

作者簡介：李賦英，陝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生，係李約社之社員，季鸞之外甥女。陝西省水電工程局高級工程師，已退休。

### 往事鉤沉

我家是「文革」的重災區，母親的子女、我的哥哥姐姐中有三個自殺。

大哥李賦豐，水利專家，解放後總工程師兼副局長，在外祖父家這片熱土上嘔心瀝血工作十五年。在他任職期間，佔全地區糧食產量水利化，川地糧產佔全地區糧食產量的七成；他創製和推廣的「水拉沙壩壩」，「倒虹吸」等先進技術，加速了榆林水利建設的步伐。榆林城的「自來水廠建成時，他在家裡寫道：『自來水廠建成時，女人長得漂亮，是因為喝桃花水呀！現在桃花水建成自來水，通向千家萬戶了，這是您兒子設計和施工的家鄉，我的外家呀，我一定會在這裡努力工作，把榆林建設得更好！』」

媽媽讀信，眼眶含着淚，嘴角掛着笑。

可悲的是，這樣一位人民忠誠的好兒子、為榆林人民貢獻了勤奮和智慧的學者，在「文革」中不堪野蠻批鬥和侮辱，「自縊身亡，年僅四十九歲……」

還有一位是我母親的大女兒賦蘭，她是蘭州軍區總醫院產科主任大夫，為西北地區培養了大量優秀的產科醫生；就是這樣一位醫學界尊敬的導師，在「文革」中也慘遭迫害，用自己的手術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五十三歲。

我的父母親「文革」中被抄家後又被趕到鄉下，先後悲慘去世。

張季鸞的墓園位於西安南郊長安縣草廠村，佔地四十餘畝，碑文遍布，樹木成林，莊重典雅，埋葬着一位卓越的、國人無限敬仰的報界宗師。

安葬舅父那年我三歲。此後，每年清明，母親都會帶着我們的家人，僱一輛馬車，出西安南門向東，走三兩個小時到草廠村給舅父上墳，年年如此，如此年年。直到解放後幾年，馬車消失了，公共汽車還沒有通到那裡，再加上政治原因，我家給舅父上墳的傳統被迫中止，這時，我已經上大學了。

「文革」時，張季鸞的陵園遭到徹底破壞，所有建築物都沒有了，樹木被砍光了，只剩下半個墳頭湮沒在荒草之中。以後兩岸互通來往，時常來港澳、台灣和海外的張季鸞的故舊兩行熱淚，悵然離去。

張士基人在香港，與台灣常有交往，一次他情急為能不急！一九九九年，我接獲張士基基友電話，他說：「表妹，拜託你一件事，哲子給了一萬元港幣，修墳用的；我和哲子都不可能來西安主持這件事，請你給辦行嗎？」我主持了這件事，請你給辦，修路建橋蓋樓，修個墳不在話下，就答應了。

我首先去找草廠鎮政府，說明張季鸞的陵園有地四十畝，地契由我母親保管，「文革」中抄家被毀，雖然現在拿不出證據，但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我們錢不多，要求也低，先用一畝地，把墳頭恢復起來，給一個憑吊的地方，恢復得同意。工匠那兩年，當地竹園村人，從小在張家中玩耍，卻不了解張季鸞，向我索要介紹資料。我給他了一本張季鸞的《張季鸞先生紀念文集》，那師傅讀後肅然起敬，幹活十分敬業。他說：「原來的墳用泥漿土包了墳頭，當地懂風水的人說，從南邊秦嶺山上看過來是一坨白土，這就破了風水，過來是一坨白土，這就破了風水，過來是一坨白土，這就破了風水。想起不幸的表哥張士基，我採納了這個意見。」

自從張季鸞的墳修得以後，每年來此憑吊緬懷的海內外新聞界人士、青年學子絡繹不絕。不論何朝何代、何種體制，張季鸞永遠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楷模，張先生的精神人格和學術思想，永遠被人們緬懷和景仰。

舅父的墳塋修好後，張士基因經濟、身體等多種原因，始終沒能回西安看上一眼。二〇〇七年，在鬱悶中去世，享年七十歲。近來，他的二女兒兒哲文從德國回來，因抑鬱症失去工作能力的，在上海由母親照料。最讓人心揪心的，是士基基哥在上海的小兒子哲明，五十歲了，因買不起上海的房，直到現在結不了婚。

現在的我，不是也和當年的媽媽一樣，在為張家後繼無人而操碎了心呢？

作者簡介：李賦英，陝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生，係李約社之社員，季鸞之外甥女。陝西省水電工程局高級工程師，已退休。